

被蒋介石父子处决的三个“台独分子”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谈到蒋氏父子当年在台打击“台独”分子时,说真正被枪毙的只有1人。其实,据笔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并不止1人,应为3人。

“**台独联盟骨干**”**宋景松**

陈三兴是“台湾民主同盟”的组织者,当他发现宋景松与自己的理念相同时,便动员宋景松加入他的“台湾民主同盟”。宋景松去过曾犯案,被警方抓捕过,并坐过多年牢,心里对国民党政权极其痛恨。

后来,台中市一中的“自治互助会”,高雄市立中学的“亚细亚同盟”(“台独”组织)与“台湾民主同盟”合并,组建成“台湾独立联盟”。其中,“亚细亚同盟”头目施明德、蔡建源与陈三兴系小学时期的同学。

“台独联盟”发展迅速,到1962年,心血来潮的“台独”分子们经常在聚会中高喊要大干一场,要与国民党政权拼个你死我活,要尽快实现台湾独立的目标。这一年秋,他们在高雄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全体会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还提出要开展一个大行动,即在全台湾开展一次“台独”宣传活动,让全体民众认识“台独”,支持“台独”。

1962年5月,台湾调查局发现“台独联盟”将有大动作,将“台独联盟”在各地的成员陆续逮捕。

3个月后,“台湾独立联盟”案中的25名主要嫌疑犯被起诉,宋景松因是再犯,被判判处死刑。陈三兴、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

印尼、日本都不欢迎陈智雄,陈无处落脚,被迫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时间长达半年,成为闻名国际的“空中飞人”。1955年底,一瑞士议员在媒体上看到此消息对陈智雄产生同情之心,帮陈智雄取得瑞士国籍进入日本。



“台独外交员”陈智雄

陈智雄是日本境内最早的一批“台独”分子,系多个“台独”组织中的“外交员”,负责对外联络。

1955年,台湾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印尼交涉,要求将陈智雄逮捕起来,交给台湾处理。印尼很重视,决定扣押陈智雄。由于陈智雄经营的公司总部在日本,按照印尼的规定,陈智雄必须先被遣返到日本,却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

印尼、日本都不欢迎陈智雄,陈无处落脚,被迫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时间长达半年,成为闻名国际的“空中飞人”。1955年底,一瑞士议员在媒体上看到此消息对陈智雄产生同情之心,帮陈智雄取得瑞士国籍进入日本。

哪知,陈智雄重新进入日本后,仍“独性”不改,继续

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宣言,而这宣言就是通过晋商带回关内散发的。努尔哈赤攻占抚顺时,厚赏当地的晋商16人。为实现定鼎中原的目标,努尔哈赤向晋商借款,并开出高额的利息回报。如此一来,后金扩张所需军费开支就迎刃而解了。皇太极登基后,更是极力拉拢晋商,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到东北经商,利用他们贪婪的本性为后金储备军用战略物资,并积极发展一部分人为间谍,刺探明朝的军事经济情报。

在晋商的帮助下,后金备足了粮草,打造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八旗铁甲,并且获取了大量明朝的军事经济情报,公元1644年,后金军队在明将吴三桂的引导下,大举进入山海关,成功定鼎北京。为感谢晋商的贡献,顺治皇帝亲自接见了八家晋商,并御封他们为“皇商”,将北方边境贸易的经营权全部给予他们,其他私人未经授权不得染指。

（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陈展/文）

以清廉甄别“共谍”

1934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因进步言论而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诤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书。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来后,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可以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

无独有偶,淮海战役时国民党一方的主将杜聿明与陈立夫有着相似的直觉。1948年,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实际指挥东北(辽沈)、徐蚌(淮海)两大战役,这期间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隐忧,他怀疑国防部作战厅里有共产党的耳目,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厅长郭汝瑰。

据杜聿明回忆,他疑心郭汝瑰,起因于到郭家的一次探访,在郭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堂堂的中将厅长,客厅里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杜聿明自揣: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是够“清廉”了,郭小鬼的家竟然比我家还寒酸,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杜聿明心里认定了郭汝瑰有重大嫌疑,于是多次用不同的方式要求蒋介石不要把他的作战计划透露给作战厅。可尽管如此,他的许多谋划还是通过郭汝瑰交给单线联系人任廉儒等人,及时出现在了共产党人的指挥部里。

（摘自《文史博览》董寅生/文）

在日本大力开展“台独”活动,并成为多个“台独”组织对外交往的穿针引线人。

台湾调查局感到他在日本的危害太大,提出用交换“日本贩毒犯”的方式,换取日本逮捕、遣返陈智雄。1960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将陈智雄遣返回台湾。

陈智雄被遣返回台湾之初,当局确未关押他,但对他的行踪却一直在跟踪、监视。1961年年底,台湾调查局特工在邮件检查中发现陈智雄又在筹组“台独”组织“同心社”,十分震惊,认为他是不可救药、死心塌地的“台独”分子,决定将其逮捕。1962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将其起诉,并判处死刑。1963年5月28日,陈智雄被绑赴刑场枪决。

“独立台湾会会员”郑评

郑评系台湾高雄人,生于1934年。1971年,郑评在日本认识了“台独”组织“独立台湾会”的主要头目、著名“台独”分子史明。“独立台湾会”已成立4年,史明迫切希望在岛内找几个具有“台独”思想的人,作为在岛内行动的帮手。经过数次交谈,决定将郑评吸收为“独立台湾会”的会员。

根据史明的指示,郑评将老朋友、一同去过日本的游进龙及何金钟、黄坤能、赖锦桐等人吸收进“独立台湾会”组织,并经常召集他们举行秘密会议,学习日本总部的指示,研究扩大组织,如何开展爆破、暗杀活动。

几经讨论,他们决定在台湾搞几个大行动,如暗杀蒋经国及国民党高官,夺取军械库,攻占装甲部队军营,再以装甲部队为主力,攻打台北的主要据点,推翻蒋氏政权,向全世界宣布台湾独立建国。

为达目的,郑评一面安排人筹措资金,一面叫亲信黄坤能等人设法搞武器,另一方面安排数人到台湾各地涂写“台湾独立万岁”的大标语。

正当郑评等“台独”分子蠢蠢欲动时,台湾调查局的特工策反了郑评的好友、南投县埔里人赖锦桐,然后顺藤摸瓜,弄清了郑评“台独”组织的所有内情。

1974年4月11日,郑评因言行张狂,目标过大,被判死刑。

（摘自《文史博览》汪幸福/文）

古代中国朋党之争,最大的诟病是认“奴”不认“才”。腐败透顶的晚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亦与党争有关。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重用的两个将帅——海军统帅丁汝昌、陆军统帅叶志超皆属无能之辈。

丁汝昌在水师提督这个位置上,只确保了一项基本原则:唯李鸿章马首是瞻,至于其驾驭海战的能量,却差在千里之外。没有海军科班出身,没有正规海上训练,只是因为“李鸿章的人”,所以他从陆军转行直接来领导海军。丁汝昌对李鸿章言听计从,其依赖之重,达到了没有主见的程度。

家奴哲学驾驭下的北洋水师,主要目的是对内自重而非对外防御。故此,丁汝昌平时训练,完全是在取悦上司眼球,走形式作样子,一点实战性也没有,上操场可以,一上战场就不灵了。比如北洋水师的射击演练,军舰在射击的时候,靶船不动,结果军舰量好了距离,按照这个浮标发炮,当然是百发百中。可是战场上能这么打吗?选择了汝昌,导致海战之败,而选择叶志超,则彻底葬送了朝鲜与东北全境。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在选择陆军统帅上,也颇费思量。那时的陆军将领中,不乏能征惯战的老将,但是李鸿章最终选择的却是叶志超。

靠“口才”赢得胜利,扯谎与对主子绝对服从——这就是叶志超的“大才”。叶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无声望,但同样是因为出身“淮系”,所以被李鸿章视为嫡系。“不断地委”小才“大用”。

叶志超带领的手下,个个都是官僚坯子,除了吸食鸦片外,战时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笃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

平壤之战前,叶志超小妾写给叶志超一封信,劝他多为家里的妻妾想想,于是本非人杰的他,在平壤之战的紧急关头弃城逃走。

丁汝昌叶志超乃庸才,实属无能之辈,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早就看在眼里提醒于口,但是李鸿章思来想去还是重用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出身“淮系”,是自己的人,由此奠定了北洋水师的内耗基调。

（摘自《逆淘汰》程万军/文）



爱情向左,激情向右 讲述人:兰兰 女 30岁个体经营

我的压抑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我在无性的婚姻中生活了三年多。社会和家庭道德对女人的要求太多,我只能遵从束缚才能守得住婚姻,所以,我选择忍受。

认识他是在网上,起初只是一个客户,我的产品正是他的需要,渐渐地聊开了,我们对彼此敞开了心扉,同病相怜的我们在激情的召唤下蠢蠢欲动。终于他来我所在的城市出差,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地走在了一起。木讷的丈夫依然忙碌,对我的异常毫无察觉。

最初的罪恶感很快消失,郁闷许久的阴霾很快消散,我贪婪于这样的享受。一边享受着丈夫给我的稳定,一边渴望着他给我的激情。我的生活不再残缺,感谢他们,成全了我的幸福。

点评:一个人只能满足自己内心一部分的渴求,比如有钱的不够浪漫,懂浪漫的却是个穷光蛋……但是人不可索求无度,否则,你将一无所有!

懂你,我爱你

讲述人:幼容 女 28岁 经理

也许身边演绎了太多的情变吧,尽管我的男朋友一再承诺对我好,我还是没有安全感。

我固执地认为,人都是会变的。周遭的诱惑,环境的影响,没

情感困囿

喜宴上碰到多年未见的朋友。远看,她珠光宝气、雍容华贵;近看,脂粉已遮不住岁月的痕迹,就像遭严霜打过的青菜,边沿边沿都焦枯了。她挽着位气宇轩昂的男士,介绍说她是她的丈夫,某公司总裁。我好不容易在回忆库里搜索出当年那个小猪猪的模样,男人真像黄酒,越老越醇。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美丽的侄女撇撇嘴半开玩笑地说:“像你这样的气质,才像总裁夫人哦!”“是的,你站在总裁旁边,也许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但是……”我问她:“你会爱上一个父母双亡,地无一垄、家无片瓦的小猪猪吗?你会与一分钱掰两半花,白手起家的男人同甘共苦吗?”侄女张口结舌。“你想当这个总裁夫人,首先得住猪圈、割猪草、闻猪粪,风里雨里、吃尽艰辛,在生活的苦水中慢慢熬出来!”侄女吐吐舌头,不再置喙。

诚然,如今不需煎熬的速成阔太太也不少,嫁个富二代或者干脆挑人家桃园里成熟的桃子,一下子就奋斗二十年。但姻缘这东西,少了二十年长征途中的雪山、草地和相濡以沫、生死相依,即便到手了,也未必把控得住。

一个“熬”字,包含着多少令人动容的坚贞和执着。那是一年的青春、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白天和黑夜,一次次如蚌般用自己鲜嫩的肉体,把痛苦凝成璀璨的珍珠……从青丝红颜到白发苍苍,一锅生活的黄连,因不断加入奋斗的甜汁,终于熬成糖膏。“熬”出来的阔太太,那是真阔!

（摘自《广州日报》张鹰/文）

网状爱情,拒绝还是享受

他们有些游戏人生,有些荒诞不经,总是像钟摆一样摇摆在多个伴侣之间,这便是网状爱情。也许,左搂右抱是一种贪婪,其实,更多的是不安全感。但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网状爱情,我们才有了更多幸福的机会,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爱情。对于网状爱情,你是拒绝还是享受呢?

有什么可以天长地久,今天的温情也许明天换一个人又成了别人的幸福。而我,又不愿意去赌,所以,我只能给自己再找一个,备份着,万一哪天他有什么变故,我也不至于一落千丈。

其实我们只是蓝颜,或者再近一点,我们是闺蜜,无话不谈。除了这个身份,我觉得我们之间更像是家人。他对我很理解,那些对男朋友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在他那里可以为所欲为,他不介意,因为对他来说,他对女朋友也有相同的芥蒂。

对于另一半来说,我们都是忠诚的,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是满足的。我不认为这是背叛,这只是精神上的富足,我从来没有想舍弃什么,或者背叛另一方。这样的完美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填补了感情的空白,爱情居然更加牢固了。

点评:一旦你不能聚精会神去爱一个人,你又怎么能保证另一个人完全心无旁骛地对待你?

编后语:

在上辈人的眼里,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爱情,但这种爱情更多的是责任和道德。而如今,在网状爱情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遵从于自己,满足内心。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现这一点,我们要克服忌妒,要做开胸怀。那就是,我只爱你能给予我的那一部分,你不能给我的,就让别人来满足,就让别人来弥补好了。这样的观念不符合道德规范。这个结果很让人无奈,甚至是残酷,但无论如何,不能顺着心意胡来,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摘自《武汉晨报》）

好人没有好婚姻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自小就看到她努力地维持一个家。她总是在清晨五时起床,煮一锅热腾腾的稀饭给父亲吃,因为父亲胃不好,早餐只能吃稀饭。还要煮一锅干饭给孩子吃,因为孩子正在发育,需要吃干饭,上学一天才不会饿。每星期,母亲会把榻榻米搬出去晒,晒出暖暖的太阳香。下午,母亲总是弯着腰,刷着锅子,我们家的锅子每一个都可以当镜子用……然而在父亲的眼中,她却不是一个好伴侣,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在婚姻中的孤单,不被了解。

我一直在困惑中成长,问自己:“两个好人为什么没有好的婚姻呢?”

在婚姻初期,我就像母亲一样,努力持家,努力地刷锅子、地板,认真地为自己的婚姻而努力。奇怪的是,我不快乐,看看我的先生,似乎也不快乐,我心中想,大概是地板不够干净,饭菜烧得不够好,于是我让自己更加努力……直到有一天,我正忙着擦地板时,先生说:“老婆,来陪我听一下音乐。”我不悦地说:“没看到还有一大半的地方没有擦吗?”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呆住了。我正在重演父母的婚姻,也重复他们在婚姻中的不快乐。

我问先生:“你需要什么呢?”“我需要你陪我听听音乐,家里脏一点没关系呀!”先生说。这个结果实在令我大吃一惊,我们继续分享彼此的需要,才发现我们一直都用自己的方式在爱对方,而不是对方的方式。

自此后,我列了一张先生的需要表,把它放在书桌前,他也列了一张我的需求表,放在他的书桌前。洋洋洒洒十几项的需求,有些项目比较容易做到,像是有空陪对方听音乐、有机会抱抱对方。有些项目比较难,像是“听我说话,不要给建议”。这是先生的需要。如果我给他建议,他说他会觉得自己像笨蛋,我想这真是男人的面子问题。这对我实在是一条不容易学习的路,不过比擦地板要轻松多了,而我们在需求的满足中,婚姻也愈来愈有活力。

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好婚姻,只要方法用对,做“对方要的”而非自己“想给的”,好婚姻,绝对是可预期的。

（摘自《幸福·说读》第8期 张德芬/文）

- 阿照跟她的爸爸一点都不亲,就连“爸爸”似乎也没叫过几次。
- 这个爸爸其实是她的继父。妈妈在她四岁的时候离了婚,把阿照托给外婆照顾,自己跑去北部谋生。阿照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带了一个男人来,说是她的新爸爸;不过,她不记得那时候是否叫过他,记得的反而是那男人给了她一个红包,以及她从此改了姓。改姓的事被同学问到气,问到烦,所以这个爸爸对她来说不仅陌生,甚至从来都没好感。
- 一直到国中三年级,阿照才被妈妈从外婆家带到北部团圆。那时候妈妈和那男人生的弟弟都已经上小学了。

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儿子太不成材还是怎样,那男人对待两个孩子有很明显的差别待遇,比如跟儿子讲话总是粗声粗气,对阿照则和颜悦色,过年给的红包永远阿照的比较厚。

阿照大学毕业申请到美国学校的那年他从工厂退休,妈妈原本希望阿照先上班赚到钱才出国,没想到他反而鼓励她说念书就要趁年轻,一鼓作气,说他的退休金可以拿去用。

从美国回来,阿照在外商公司做事。弟弟去了外地,音讯全无。妈妈去世后,他把房子卖了,钱交给阿照帮他管理,自己住到老人公寓去。

阿照也一直单身,所以之后几年的假日,他们见面、聊天的次数和时间反而比以前多很多。有一天阿照去看他,他不在,阿照出了大门才看到他坐出租车回来,说是去参加一个军中朋友的葬礼;走回房间的路上他一直沉默着,最后才跟阿照说可不可以帮他买一个简单的相机,说他想帮几个朋友拍照,理由是:“今天老宋那张遗照真不像样!”

后来阿照帮他买了,之后也忘了问他到底用了没。去年冬天他过世了。阿照去整理他的遗物,东西不多,其中有一个大纸盒,阿照发现里头装着的是一大叠放大的照片和她买的那部照相机;相机还很新,也许用的次数不多,更也许是他保护得好。

那些照片拍的应该都是他的朋友,都老了,阿照一边看一边想象着他为了拍这些照片所有可能经历过的孤单的旅程,想象他独自坐在火车或公路车上的身影,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踉踉的样子。

当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阿照先是惊愕,接着便是无法抑制地号啕大哭。照片应该是用自动模式拍的,他把妈妈、弟弟、还有阿照留在家里的照片,都拿去翻照、放大、加框,然后全部摆在一张桌子上,而他就坐后面用手环抱着那三个相框朝着镜头笑。

照片下边就像早年那些老照片的形式一般印上了一行字,写着:“魏家阖府团圆,民国九十八年秋。”

阿照说,那时候她才了解那个男人那么深沉而无言的寂寞。

（摘自《这些人,那些事》吴念真/文）



后台朋友

莎士比亚说:“人生如舞台。”
人的一生有前台,也有后台。前台是粉墨登场的所在,费尽心思化好了妆,穿好了戏服,准备好了台词,端起了架势,调匀了呼吸,一步步踱出去,使出浑身解数;该唱的,唱得五音不乱;该说的,说得字正腔圆;该演的,演得淋漓尽致,于是博得满堂彩,名利双收,踌躇满志而归。

然而,当他回到后台,脱下戏服,卸下妆彩,露出疲惫发黄的脸部时,后台有没有一个朋友在等他,和他说一句真心话,道一声辛苦了,或默默交换一个眼神,这眼神也许比前台的满堂彩都要受用,而且必要!

后台的朋友,是心灵的休息地,在他面前,不必化妆,不必穿戏服,不必做事情,不必端架子,可以说真话,可以说泄气话,可以说没出息的话,可以让他知道你很脆弱、很懦弱、很害怕,每次要走入前台时都很紧张、很厌恶,因为你确知后台朋友只会安慰你,不会耻笑你,不会奚落你。

况且,在他面前你早已没有形象可言了,也乐得继续没形象下去。人生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在这人面前,可以全身弱点,这是很大的解放。有此解放,人可以在解放一阵子之后,重拾勇气,重披戏服,再次化妆,再次端架子,走到前台去扮演好需扮演的角色,做一个人模人样的人物,博得世俗的赞赏。

（摘自《林语堂选集》林语堂/著）

态度